



回望 张恨水

Huiwang Zhang Henshui

谢家顺 主编

遗珠晶莹 (下)

探寻父亲张恨水先生的岁月之痕

鸿雁传书，遥寄相思，漫步人生，笑看风云。

走进张恨水先生的生活世界

和灵魂深处。

张伍
张明明

著





回望 张恨水

Huiwang Zhang Henshui

谢家顺 主编

遗珠晶莹
(下)
探寻父亲张恨水先生的岁月之痕

张明
张伍
著

第三辑 两都飞鸿

编者按

张恨水先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桩“传奇”。他不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最家喻户晓的小说家，同时还拥有许多“第一”头衔，创下了许多无人能及的记录：产品最多；所采用过的文学形式最多；所发表过的作品总数最多，约三千万字；读者最多，是“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”（老舍语）；冒名之伪作最多；作品被改编为其他形式的例子最多，其中《啼笑因缘》搬上银幕及荧屏共十四次之多。

刘半农说：“张恨水是小说大家，成就还超过晚清李伯仁（《官场现形记》）、吴趼人（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）、曾朴（《孽海花》）等人。”赵孝萱：“其实张恨水写得也比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还出色得多。”夏济安给夏志清的信说“至少他（张恨水）是一个Greater and better artist than吴敬梓。”

近二十年来，中国拍摄了数部以张先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：《啼笑因缘》《夜深沉》《金粉世家》《纸醉金迷》《红粉世家》



张伍和张明明

《秦淮世家》等，有的仍在热播。

张恨水先生有五子三女。第四子张伍，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，习老生，后任编剧，现住北京。其大妹明明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毕业，三十年前移民美国，现住大华府。此栏目为兄妹二人之书信往来。阅其文，平叙家常，娓娓道来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大有其父之文风。此类文章在华文文坛已不多见，值得一读。

笔者按：此编者按为美国华盛顿《美华商报》华文报纸主编者所撰。

前 言

我特喜欢和家兄张伍聊天，话家常，天南海北、古今中外、吃的玩的、天马行空、无所不谈。他虽只年长我三岁，却饱读杂书，又喜和市井小贩、街坊邻里闲扯，知道的趣闻轶事、戏曲典故、北京小吃可多了去了。每次聊天都让我捧腹大笑，我爱把芝麻大的小事拿去问他，他就说：“你真得好好恶补中国历史文化！”然后就侃侃道来，我便做个笔记。

久而久之，我们年岁渐老，觉着有些事儿没多少人知道了，不如讲给大伙儿听，于是，就有了这个书信专栏。

张明明 2010 年 7 月 3 日

二〇一〇年兄妹两地书（四十三封）

伍哥：好！

六月，在我住的华盛顿市的郊区，夏夜就有许多的萤火虫，我在后院的草地上走过，惊动了草上休息的小精灵，于是我的脚旁浮游一样地冉冉升起闪着蓝蓝的尾灯，向四周飘去，在树丛间起落。我喜欢坐在后院凉台的藤椅上，总是带着极浓的兴致，欣赏着它们飘逸的舞姿，不觉就进入童话般的想象中去，忆起我们温馨的童年，那重庆的山沟茅屋、那北京的四合院……

六月初，华府中华国剧社演了一台好戏，由本地和纽约的资深票友联袂演出，有多位专业演员鼎力相助，台前台后出力不少，你和伍嫂的同班同学沙淑英在此悉心指导。那唱青衣的诸票友，中规中矩尽力演出，身段漂亮唱腔甜美，生角也棒，琴师、鼓师都是专业人士，共演出五个折子戏，《武家坡》《白门楼》《芦花河》，以及《穆桂英挂帅》中的《捧印》和《挂帅》，行当齐全，角色众多，服装考究，和三十年前我初到美国时的票友演出相比，专业化

了许多。虽然也有学生跑龙套，在异国他乡能看到这样一场演出，我是知足了，过了瘾了。

五月份，华府华文作家协会请於梨华大姐讲她的女性写作。参加的听众很多，容纳百余人的大厅里，满满的，座无虚席。她早年写留学生小说成名，也写散文，年届八十，身材娇小，却行动敏捷，她目光炯炯，精神矍铄，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。她讲完之后，照例回答听众提问，其中一位听众问到她如何走上写小说的路，她回答说：“我母亲识字不多，我小时候她每天给我讲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，我就喜欢上了小说。”这是我所知道的海外女作家，除张爱玲之外，第二位说自己的小说受咱们的老爷子的小说影响的。

我的一位友人是朱家潘先生的亲属，她提起朱老先生，难掩崇敬之情。她说政府归还了他在锣鼓巷的王府之后，他并不要其他照顾，不用汽车接送，90岁的老人，自己每天骑自行车去故宫上班。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有好样儿的。

明天是美国独立日了，我得去买些蔬菜、鱼肉，儿子要在后院烧肉、烤鱼。

等你回信，就此搁笔。

明妹

2010年7月3日

明明：

北京这两天进入酷暑，报载前天（7月7日）已达摄氏40度，真是个挥汗如雨，暑热难当。外边正热，不宜出门，又无处避暑，躲在家里，正好给你写这封信，算是消遣如此炎炎长昼。

忆儿时，这个时候四合院里，正是绿槐浓荫，树头蝉鸣，一院子里清凉。胡同深处传来卖酸梅汤打冰盏儿声，有节奏的叮叮当，叮叮当。不吃他卖的果子干，不喝他的桂花酸梅汤，光听这冰盏清脆撞击之声，已是清凉袭人，暑气全消。现时住在水泥钢筋的楼房里，就是热也热得没味儿，哪有一点儿北京夏季天的旧时诗意。

你在信中提到朱家潘先生，我和朱先生倒有一面之缘。那是在1997年，为了纪念我的京剧蒙师—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京剧教育家贯大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，受贯先生的女公子的委托，由我和我的同班同组的陈增堃同学出面组织一次座谈会，我们邀请了朱家潘先生参加，他欣然赴会并作了充满感情的“回忆贯先生为人和艺术”的演讲，讲得声情并茂，听者无不动容。会后由我和增堃君代师门答谢，设便宴小酌，邀请了朱家潘、刘增复、吴小如三位京剧票界名宿入席。席间，我向朱公敬酒，三十余年心仪其人，“今日始得识荆”。我知道朱先生喜读清宫史籍，是任职故宫博物院的清史专家，因而向同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二妹蓉蓉打听过朱先生的情况。至于涉及京剧方面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偶然听到电台广播梅兰芳先生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，那位唱霸王的角儿，唱得太好了，音色之美、吐字之清晰，把一位英雄末路、生离死别演绎得惟妙惟肖，感人真挚，催人泪下，而且嗓音演唱都酷肖国剧宗师、人称“活霸王”的杨小楼先生。那几句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、骓不逝兮，可奈何。虞兮，虞兮，奈若何！”在“奈若何”中的一个哭音，把这个失败君王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也”的悔痛哭嚎，尽情地宣泄出来，令人一掬同情之泪。我原以为能和梅先生搭配得如此珠联璧合的，除杨小楼之外，只有金少山先生，不做第三人想。唱片播完之后，播音员讲解，饰演项羽者是为朱家潘先生，

我简直惊呆了，以为听错了。唱片里的霸王能够把哭声唱得肖似杨小楼，不仅声似而且神似，真是匪夷所思。事后才知，朱先生师从京剧前贤范福泰、迟月亭、陈少五、刘砚芳、曹心泉、钱宝森等，尤其对杨派（小楼）艺术情有独钟，研究有素，造诣精深，神韵酷肖。

可能是人到老年，就喜欢回忆，越发地喜欢听京剧老唱片。在听这些优美的唱腔中，使我得到一种艺术享受和满足，从而排解了时下流行的艺术浮躁所带来的搅乱和烦嚣。在这些唱片中，我尤为钟情余叔岩、孟小冬、杨宝森三位先生，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划时代的顶峰。自程长庚大老板作为京剧奠基人以来，第一个高峰就是谭鑫培，生行的第二个高峰就是余叔岩，第三个高峰是余先生的入室弟子坤角老生孟小冬先生。提起孟先生真令人感慨唏嘘，作为艺术家，她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，是一个艺术巨匠，令人仰望；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却是一个失败者，可以用“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可怜妾身如纸薄”来形容。余生也晚，我没有眼福亲自欣赏她的舞台演出。抗战结束，等我们辗转回到北平时，孟氏已经息影舞台，离平赴沪了。不过我却有幸听到孟氏为杜月笙六十庆寿，粉墨登场演出《搜孤救孤》的录音，真是所谓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”哪。孟小冬先生这次演出，获得极大的成功，震动了海内外。事隔六十多年，一些老顾曲家有幸看到这次演出的人，回忆往事依然是眉飞色舞，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幸福回忆中。不过这次演出成了孟氏绝响，之后她就“老大作了商人妇”，虽未嫁，却也和杜月笙正式同居，此处犹惊鸿一瞥，再也没有登过台，也就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了。

我给你讲这么多，你先慢慢消化。我得休息一下，准备看世界

杯足球赛。下封信再把老生的三个高峰和孟小冬的曲折婚姻讲给你听。

伍哥

七月十日

伍哥：

前天是星期日（七月二十五日），老邻居康君伉俪邀我去费城看京戏。从我家单程去费城车行三个多小时，还顶着火盆似的太阳！起初我有些犹豫，康君发来戏单，实在有看头，我便欣然同行。戏目：《三岔口》《拾玉镯》《铡美案》。

主办单位是费城京剧社，协办单位是宾州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，演出颇具专业水准。

《三岔口》是我在海外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的武戏。武丑是原中国京剧院的戴军饰演，他还在第二场《拾玉镯》中，扮演彩旦刘婆，和花旦有精彩对手戏，诙谐、风趣、不俗。戴军一专多能，以前还演过《白蛇传》里的青蛇。

《拾玉镯》里的孙玉娇是你向我提及过、善于踩跷的秦雪玲饰演。她踩跷上场展示着濒临失传的绝技，身段柔美，动作灵巧，表演细腻，把一个妙龄少女的娇羞活泼表现得惟妙惟肖，妙不可言，获得许多的掌声和笑声。演出后，主持人特别介绍了秦雪玲，并让观众猜她的年龄，台下喊着“十六、二十”，当告之她已六十三岁时，台下异口同声：“哇！”随后数十人拥上台去与她合影。她终于在离开北京多年之后，成功再现了她的筱（翠花）派艺术。

《铡美案》由天津京剧院康万生饰包拯，他嗓音高亢洪亮，一张口，就是满堂彩。演秦香莲的是北京京剧院的关静兰，梅派青

衣，唱腔温润委婉，扮相庄重。好戏！

琴师是原北京京剧院的刘振国。

台上卖力演出，台下观众看得如醉如痴，我和康君大呼过瘾。

早晨，我八时离家，到费城的中国城吃中饭，买了孙女要的杭州绸伞，到宾大看演出，再驱车回家，到家已是晚上九时。真够累的。看戏如此，也是家传，DNA作祟，自嘲：老身犹做少年狂！

我的昙花这两天就开！北京的荷花还开着吗？

祝好

明妹

七月二十七日

明妹：

上封信说到我要写孟小冬的故事，现继续下去，这会很长，你就耐心看吧。

民国十二年，由仇月祥携孟小冬北上，出演于京津各舞台。这次的北上，是孟氏人生和艺术的转折点，如果她仍在南方，既没有梅、孟的悲剧姻缘，自然也就没有以女儿身的坤生，能够力压群雄，成为京剧老生行中执牛耳的第一人！

孟小冬先生，虽是唱老生，但却是丽质天成，用“天生尤物”来形容，恰如其人。著名的谭派名票——曾给谭鑫培操过琴的陈彦衡，见到孟小冬惊奇而赞之曰：“坤伶须生多矣，才质俱美如小冬者，则未之见。”孟氏此次的北来，眼界大开，所见愈广，愈感所学不足。原来所学是孙派和“奎派”（张二奎），已经无法与被视为京剧正宗的“谭派”争一日之短长了，因而用重金聘请曾给谭鑫培操过琴的著名琴师孙佐臣为之操琴，兼为之说戏。在孙的悉心指

导下，孟氏的艺术从博而杂，变为专而精了。以后又拜了陈彦衡为师，陈氏南下后，又向著名谭派名票王君直学戏，精心研习谭派艺术，可说已入谭门堂奥。

此时的孟氏，已从唱“大路活儿”的“杂拌儿”，变为以专攻“谭派”的传承正统道宗而自居了。而孟氏也成为京师第一坤角须生，上座之盛，已可以与四大名旦抗衡。小冬先生在北京献艺之时，正是杨（小楼）、梅（兰芳）、余（叔岩）三足鼎立之日，人们称誉杨、梅、余为“民国三大贤”。而这一时期，也正是京剧的一个新时代。因为在此之前，从程长庚到谭鑫培都是一个老生演员代表了整个京剧界，而到了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代，京剧发生了变化，从审美取向、观众爱好和欣赏趣味，都发生了变化，从“生行”的舞台，悄悄地变成多样化，“三大贤”中就已经是武生、旦角、老生的互为联合又相互竞争的局面，京剧界的新纪元开始了！

“三大贤”中的余叔岩是谭鑫培的亲授弟子，余叔岩对谭鑫培的艺术及为人都崇拜到顶礼膜拜的程度，他在全面继承谭派的基础上，根据自身的条件及当时观众的审美需要，又有所改进，被观众称为“新谭派”。余氏成为继谭鑫培的第二座艺术高峰，他逝世后被内外行公认为“余派”，一个新的流派诞生了！

余叔岩精湛的技艺、醇厚甘美的唱腔、沙中带亮犹如“云遮月”的嗓音、造诣深厚的艺术功底，使他的表演充满着让观众痴迷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个性。余氏好友张伯驹先生曾对我说：“余叔岩的演唱已入化境。”所以不仅颠倒了不计其数的戏迷，也深深地折服了孟小冬，她下定决心，非要把余派艺术学到手不可。正是这个初衷与决定，让孟小冬在感情和婚姻受到挫折后，能够活下去，终其一生都攀缘在余派艺术的峰尖上。1925年，孟小冬开始私淑余

派，拜了以教余派艺术而著名的老生教习陈秀华为师，并请了余门弟子杨宝忠为其操琴和说戏，而且经常求教于余氏好友，余派名票李适可和与余氏长期合作的老生鲍吉祥先生等，此时虽未得余氏亲传，但已得到余氏左膀右臂的大力教授，虽未取得真昧，但也步入堂奥了。

就在孟小冬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际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一个人闯入了她的生活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，也改变了她的命运。这个人就是梅兰芳。

伍哥

2010年7月30日

明妹：

上次讲孟小冬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，现继续下去。

1925年8月23日，北京电灯公司总办冯恕，为庆贺其母亲八十寿诞，假三里河大街织云公所举办一场盛大的京剧堂会，由梨园公会负责人、名青衣王琴侗任戏提调，大轴是梅兰芳、余叔岩合演的《四郎探母》，其他角色由姚玉芙饰萧太后，龚云甫饰佘太君，鲍玉祥饰杨六郎，姜妙香饰杨宗保，真可谓名角荟萃，花团锦簇，早已轰动京城，戏迷奔走相告，翘首以待。不料离演出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，余叔岩派人通知主家及戏提调，说自己因病告假，不能如期演出。这一下子戏提调及冯家都傻了眼，慌忙派人去请别的名角，但是别人大都已有档期，没有档期的角儿，也不愿临时垫背，再说余叔岩已是老生祭酒，谁能冒冒失失去顶这个活儿，万一唱砸了锅，那可是大笑话、大丑闻，因而纷纷辞谢，无人敢应。正在大家急得团团乱转之际，突然有一人提议，不如请正红得发紫的坤角

老生孟小冬来试试，虽然有人认为孟小冬虽然走红，但毕竟还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之辈，初次和享誉国内外的大角合作是不是嫩了点，万一在台上发怵，慌了神，荒腔走板，不只她自己崴了泥，还把梅老板也给带砸了，那可没法收场。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噱头，最好的男旦和最好的坤生合作，也许会使堂会更加轰动，如果不放心，可以先对对戏。众人听了觉得言之有理，就这样定了。对戏这天，孟小冬在仇月祥陪同下来到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之府，和梅党重要成员冯耿光、齐如山、李释戡等见面。而梅兰芳乍见孟小冬就被这位不事铅华、天生佳丽、秀色可餐、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吸引，梅兰芳见过的美妇人多矣，但却从没见过如孟小冬，这样小家碧玉，娇憨可爱，毫不造作，女儿爱好是天然的姑娘，美得让人不敢直视，在这一刹那，梅兰芳惊呆了！而孟小冬能够与伶界大王东方标准美男子同台演出，也感到荣幸和光荣。8月23日，冯府堂会如期隆重献演，北京观众早就听到了这乾坤颠倒、阴阳互换的戏报，轰动了四九城，北京人都等着看个“新稀罕儿”！演出这天，万人空巷，争相去听梅、孟的《四郎探母》，果然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观众大呼过瘾！

自此之后，孟小冬更是红得发紫，1926年下半年的某日，当时任财政总长的王克敏五十寿辰，照例又要唱堂会，有人想到梅、孟合演的《四郎探母》为冯恕的堂会增色，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，何不再烦二位唱一出。此议一出，立即引得全体筹办者喊好，完全赞成，而且拟的剧目是唱作兼重的带有调侃味道的《游龙戏凤》，这一出可以说是玩笑戏，孟小冬饰演的微行私访的正德帝和梅兰芳饰演的村姑凤姐，配合得恰如其分，成了北京城街谈巷议的聊天内容。两场演出的意外结果，却是梅兰芳的堕入情网。

梅兰芳是东方第一美男子，而且是万人欣羡的伶界大王，追求者无数，阅人多矣，为何偏偏只见孟小冬几面，就一见钟情，难以自持？一是梅兰芳见的大多是浓妆艳抹的时髦女子，却很少见孟小冬这样素面朝天、楚楚动人的纯真姑娘；二是孟小冬非凡的艺术天分，让梅兰芳从惺惺相惜，变为我见犹怜，日久生情。但是孟小冬来晚了，原因是梅兰芳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两房妻子，原配夫人王明华重病在身，在天津疗养，原本生有一子一女，不幸都已夭折，王氏受此打击，抑郁成病，且又一直未能再生养，在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古训下，梅兰芳遵母命，又娶了崇雅女科班出身的坤伶福芝芳为二房，王明华气恼之下，病体更重。如何安排孟小冬，让梅兰芳颇感棘手，但在冯耿光、齐如山、李释戡等重要梅党极力撮合下，梅兰芳自然乐得顺从，委托了齐如山、李释戡二位做冰人，前去孟府做媒。孟家虽然高兴，但是知道梅兰芳已有两房妻室，所以还在犹豫，在两位媒人一再说明婚后分居另过，不在一起生活；而且梅兰芳自幼是兼祧两房，大伯梅雨田膝下无子，孟小冬嫁过去算是大房的儿媳妇，并非偏房。这样孟的父母及小冬本人都很高兴地允诺了婚事。不过孟小冬提出婚前要去天津探望王夫人，梅表示同意，并且愿意一起前去。王明华知道来意后，看到艳光四射的孟，也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，加之素来就不喜欢福芝芳，她做出了一个旁的女人做不出的举动，她对孟小冬说：“孟小姐，如果你同意嫁给畹华（梅兰芳字），我愿为你们做大媒！”并且把自己的戒指取下，戴在了孟小冬手指上说：“我愿意把正房让给小冬，这就算是你们的订婚聘礼！”孟小冬感激得泪流满面。谁也没想到，梅、孟的结合，大媒却是梅兰芳的原配夫人，人人都道王明华忍辱负重，但是她内心有多少痛苦，能够向谁诉说呢？